



80岁老木匠身上的“工匠精神”

□记者 俞浙前 文/摄

工匠精神到底是什么？

对于个人来说，是干一行、爱一行、专一行、精一行，务实肯干、坚持不懈、精雕细琢的敬业精神。

当下，能做到这些人并非没有，但也不会很多。这样的人，必是能成为行业中的翘楚。

前不久，在普陀展茅横街村，我在80岁的老木匠史久堂身上，看到了工匠精神——他身上，有着一种专精、一种热爱、一种近乎固执的韧性。



史久堂正在做一只五足圆鼓形状的小木凳

展茅横街最有名气的“堂师傅”



这个夏天很热，史久堂家老宅的两间堂屋却颇阴凉。风从格窗吹进稍显阴暗的旧瓦房，吹起一阵新鲜的刨花香。

史久堂正在做着一只五足圆鼓形状的小木凳，看着小巧，却相当精致。通体用榫卯结构，不见一根铁钉，却能四平八稳。凳脚有着优美流畅的弧线，一圈用以加固的木板雕出简朴大气的曲线花纹。

老人的手很大，虽有些粗糙，却仍非常稳定，长年劳作让他的手部肌肉仍保持着弹性和力度。

手边，大大小小的锯、钻、斧、凿、刨……安排得井然有序。看他的创作，有种赏心悦目的美感，看似不快，却如行云流水，不假思索就能确认部件的位置。

他的工作间里，看不到一页图纸。“所有的尺寸，都在我脑子里。不用看图，也不用多想，绝不会错的。”说起这个从事超过一甲子时间的工作，老人充满自信。

“平常有空就自己做着玩，不为了卖钱。到我这个年纪，吃穿又不愁，就不用想着赚钱的事了。”他说得淡定从容。然而，不为赚钱却不代表不工作，相反，老人的日常事务还很繁忙。

放在一边的手机响起，史久堂反应很快地接了电话。那头隐隐传来语音，“堂师傅……朱家尖……明天……”

“好……好，今天我就不过去了……好……”老人清晰回应着。挂了电话，他歉意笑笑，说朱家尖那边有个寺院修建的工程，自己在那边做些指导，“体力活干不动了，去看看还是可以的。”

“堂师傅”是当地木匠圈子里对史久堂的尊称。这个称呼，是随着老人从业年份的增长而变化的。年轻时候，大家叫他“阿堂”，之后技艺精湛，成了“阿堂师傅”，而如今他成了业内祖师爷一般的人物，于是众人将那个“阿”字去掉，以示尊重。

为什么不称为“史师傅”？旁人为我解惑：“以前，阿拉展茅史家木匠太多了，最盛时号称有‘七十二把斧头’，喊一声‘史师傅’，怕是有上百人答应。叫‘堂师傅’就不一样，就是他。”

确实，展茅横街村至今仍有“史家”这个地名。相传，展茅史氏先祖可追溯到南宋孝宗时代的会稽郡王史浩，自清初迁入展茅已历15代。当地史氏族人从事“五匠”（木匠、石匠、泥水匠、船匠、篾匠）的有不少，其中以木匠居多，技艺在亲属之间传递。

60年艰苦“修行”，磨出精湛技艺

“我是19岁那年拜师学做木匠的，跟的是我堂伯。”史久堂回忆，“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展茅有了木器社，我就是其中一名普通工人。”

当年，展茅“五匠”大多外出从业。因为交通不便，很多时候得背着工具翻山越岭。当地人有句俗语：“大展螺门头，有天晒日头。”意思是匠人们清早出门，夜晚才能回来，在家两头见不到太阳。

“这是真实的。我去比较近的塘头干活，要走一个多钟头。早上6点不到要开工，所以天没亮就要起来赶路。一直要做到晚上7点，摸黑走山路回家。”老人说。

“这么辛苦，一天能赚不少钱吧？”我问他。“做学徒时候，一天赚1元2角，一半要孝敬师傅。”老人说，“这点工钱，在外面吃饭都不大舍得。主人家安排一顿午饭、一顿下午茶是惯例。客气的，会在晚上下班时安排晚饭，不客气的就当不知道这个规定。”

“我那时候因为跟的是自家亲戚，所以比较自由些，师傅要求一年有一半时间跟着他就好了。其他时间我可以去别的地方揽活儿，多赚点钱。就这样，我三年就出师了。”史久堂对此颇为得意，“这放在旧时代是不可想象的。那时候3年伙计，4年徒弟是必须的。没有替师傅干7年，不要想传承这门手艺。”

即使如此，当地年轻人对木匠这门手艺仍是“趋之若鹜”。“从前种地人更苦，一年到头能吃饱肚子就很不错了。而学一门手艺，只要出师收徒，收入就能高上去。”史久堂回忆，自己当了师傅，每天工钱就有2元5角，再带上两个徒弟，收入就有3元多。他说自己对徒弟每人每天只收4角钱。



俗话说“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自身”。史久堂的修行，时间超过60年。“做木匠也是要动脑筋的。单靠师傅教的一板一眼去做，那是个蹩脚的木匠。”老人说，把尺寸、图纸装在脑子里只是最基本的，还要学会顺应潮流，不断更新自己的技艺。

他的记性非常好，虽是耄耋之年，很多手机号码还能脱口而出，不少往事，包括年份都能记得一清二楚。

大概在10年前，宁波旅游部门想打制一架“七弯凉床”用于展览。在当地，一时找不到会这门传统工艺的匠人。他们辗转问到展茅五匠馆，又从那里得知史久堂有这门手艺。

“当时，他们见我我没有图纸就开工，都惊呆了，想不到这么多工序、部件，我竟然都能记下来。整整做了70工，全部是上代传下来的工艺和尺寸，凭的就是记性。”史久堂自豪地说。

史久堂指着屋内木柱上挂的一叠曲线板：“你看，这是我做那架凉床时用的工具，都是自己做的。”随后，他又指着堂屋里一排排木工工具说，“这些也都是我做的。这样用起来顺手。我敢说，现在没有哪个木匠的工具比我这儿还全的。”



史久堂自己做的木工工具

有生之年希望看到技艺有传承

对史久堂来说，打制桌凳柜床其实只是“小道”，他的长项是楼阁殿宇古建筑。2010年， he 被列为第一批普陀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，传承的是古建筑技艺。

“年轻时候倒是修建过一些房子，但那时候修建的多是民房，规模不大。”史久堂指着自家的老宅说，和这个房子差不多，这也是自己建的。第一次参与修建大殿是他50岁那年，修的是普陀塘头的天后宫。

舟山的宗教文化底蕴深厚，因此不乏楼阁殿宇的建筑需求。而修建这些，需要有传承的木工技艺。因为很多大型殿堂仍沿用古建筑中的榫卯结构，没有钻研过这些结构的木匠，根本无从下手。

“他们找来找去，最后找到了我。其实他们不知道，那时候我也没有修建这种大型宫殿的经验，不过我会研究啊。”史久堂说着，哈哈笑起来。

那时候的史久堂，仍年富力强，展茅的木匠传承也还大有人在。他拉着一班技艺精湛的木匠开工，一路琢磨设计，靠着扎实的木工基础和对传承技艺的理解，竟然真的把大殿建起来了。“当时，我看着自己的作品完成，也是相当吃惊，当然，更多的是开心。”他说。

一来二去，“展茅堂师傅会建大殿”的名声就传开了。此后，本岛一些宗教场所、旅游景点要修建殿宇，十有八九会找“堂师傅”。

“我做得最久的一个工程，是建普陀的接待禅寺。从1999年开始，前后断断续续工作了16年。”史久堂说。

在楼阁殿宇的建筑过程中，史久堂的技艺也与时俱进。这位80岁的老工匠，绝不排斥新工艺，相反，他觉得现代机械技术能够促进传统工艺的发展。

“能用电器，何必非要用手锯，能用机器，也没必要一定强调手工。”老人说得很开明。“你看，过去我们手工做一扇半米见方的花格窗，至少要用两个工时，现在都可以在厂家订购，省时省力又省钱。”

不少在本地有点名气的仿古建筑，都有史久堂的参与，但多年来，他也不无担心。跟他一起干活的老伙计，大多年龄在70岁以上了，还能做几年，谁也说不准。

“我一直在思考，传统工艺要传承的究竟是什么？是传统工具还是手工雕花？我觉得都不是。”老人很郑重地说，“传承的应该是态度、是思路、是对传统工艺的一种热爱。”

“我年轻那会儿，很多人抢着学木匠。不少人为了找个好师傅，拉关系、托门路。因为那时候木匠是个能赚钱的行业。现在呢，虽然木匠还是一门收入不错的技艺，但史家子孙几乎没有学木匠的，展茅的木匠传承都快断绝了，我觉得很可惜。”史久堂说，有生之年，他希望看到这门技艺能有年轻人传承下去。

一场比武，老当益壮勇夺魁

这是一位工匠对自己技艺的自信。史久堂为人谦和，待人接物不见倨傲，但一说到技艺，精神气质全变了，显露出睥睨群雄的气势来。

“别看我年纪大了，但说到做木工，很多年轻后生真比不过我。”他说。

这句话是有依据的。2013年，已届古稀的史久堂，在舟山市渔农村实用人才技能比武活动中，拿下了五匠类—木匠工比武的一等奖。

当时，全市各县区都派了技艺精湛的老工匠去参加比武，史久堂是年纪最大的一位。“那次是我跟我女婿一起去的，其他参赛的人，年纪跟我女婿差不多。”

很多参赛者和观众看到史久堂这位老师傅，确实颇感惊讶。木匠是门体力活儿，一个70岁的老人，真的有能力来跟壮年木匠们竞争？

比赛那天正好下雨，史久堂却不幸抽到了工棚最靠外边的位置，高高的顶棚根本遮不住雨丝飘扬。考题是“打制一张五脚圆凳”，限时2小时30分钟。裁判一声令下，参赛的木匠们就忙活开了，画图纸、量尺寸、锯木板……

史久堂不紧不慢，把工具一件件掏出来摆在手边。他的工具看着颇具年份，样子虽不起眼，却是形形色色、林林总总。旁边的观众逐渐被他吸引，很多从业多年的木匠都没见过如此齐全的工具。不少人围拢过来，近距离参观，纷纷赞叹：“老师傅果然是老师傅，看这套工具就跟别人不一样！”

“做什么木凳这种事情难不倒我，可我当时一摸那张‘作凳’（形似长凳，是木匠的操作台），就知道事情坏了。”老人说着当时的情景，仿佛历历在目，“这张‘作凳’竟然会摇晃，没法着力，这怎么干活？”

“旁边一个观众灵机一动，说‘老师傅不要急，我坐上去帮你压住’。就这样，他帮我压了全场。”史久堂回忆。那次比赛，他是全场做得最快的，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。看看旁边，竟然有一些年轻木匠一筹莫展。等到比赛结束，20个参赛的木匠有15人没能完成。5个完成的木匠里，史久堂的作品最精美，拿下第一当之无愧。“我女婿那次拿了三等奖。他技艺其实也不错的，有点可惜。”史久堂说。